

妈妈的蒲扇

□言尘



前些天，去了一趟老家，父母都已不在了，但是他们留下的一些遗物还在，其中有一把大大的破旧的蒲扇。这蒲扇是妈妈的心爱之物。

清明节快要到了，天气又热起来了，夏天也不远了。我记得年少天热的时候，正是蒲扇在妈妈面前大显身手的时候。

妈妈最不喜欢的是夏天，因为人胖，干起活来，汗流浹背，而为了生活，又不得不上田头干活，比如收玉米。收割玉米时虽然很热，但妈妈是非常开心的。因为这代表着家里有收成。

钻进玉米地里掰玉米时，上下左右全是热气，说这玉米地是一个蒸笼也不为过。妈妈就在这蒸笼里，近乎浑身湿透地收玉米。玉米盛满筐出来后，妈妈和我一起抬着回家。回到家，妈妈赶紧冲澡，然后拿出那把蒲扇，使劲地扇了起来，扇得衣袂飘飘，扇得头发飘然，扇得浑身舒畅。

玉米掰下来以后，因为穷，大多得拿去换钱。不过，妈妈会把一些模样不周正的“劣等”玉米筛选出来，在锅里煮熟以后，作为我们兄弟姐妹的口粮。记忆里，那味道香喷喷、甜滋滋，是童年不可多得的美食。

那些长得还可以的玉米棒子晒干后，还要把玉米粒一粒粒搓下来继续晒，最后用筛子筛到箩筐中，送到镇上的供销社卖掉换回钱。

搓玉米粒的活大多发生在暑假，暑假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一段日子。我们懒洋洋地在屋内搓着玉米，搓了一会，掉下的玉米芯满地打滚，越来越多，而玉米粒也在箩筐里慢慢堆砌，越来越高，产生的玉米屑也越来越多，虽然无风，但在搓动中总有些落在我们周围。我穿着短裤背心，有的玉米屑掉落在了我的大腿上，痒痒的，不经意中用沾满玉米屑的手去抓，抓了更痒。妈妈看着我这个样子，“呸呸”，吐了两口唾沫到手上，走了过来，在我痒的地方涂抹了几下，我的痒痒还真的有些缓解了，这个土方还挺灵。接着妈妈到了洗漱间拿了块毛巾，挂在脖子上，坐了下来，继续搓玉米。

我抬眼望去，妈妈的汗珠挂满了额头，而蒲扇就放在她的身边，她看了好几次，但始终没拿起来扇。我想，妈

妈干吗不扇呀，凉快一下，不是汗也会收进去了吗？

也许是手皮太嫩，也许是搓的时间长了，我的手皮在和玉米不断地用力摩擦中，手掌慢慢红了，直到破了，我赶紧停了下来。妈妈一看，马上叫我在旁边休息。

我看妈妈湿透了衣背，就拿起蒲扇，用力地在她身后扇了起来。只见玉米屑都飘飞起来，甚至飞到了妈妈的头上。我赶紧停了下来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妈妈为什么不扇的原因了。她怕扇起来，那些玉米屑会飘到我们身上。

夏天的晚上，是一家人坐在大门口乘凉的时候。白天的农活干完了，这时也是妈妈一天中最舒服的时候了。她会搬把竹椅，坐到大门口，拿着蒲扇悠闲地扇着，听着邻居们谈天说地，有时候坐在我旁边，还用这蒲扇来帮我纳凉。夏天的蚊子，尤其喜欢我们小孩的细皮嫩肉，妈妈的蒲扇就成了驱赶蚊子的手里工具。这宽大的蒲扇在妈妈的手里，成了我大大的保护扇。

蒲扇用得久了，自然不太经用，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窟窿。妈妈舍不得扔掉，就用旧蓝布像缝补衣服一样，把两个窟窿缝起来。以后窟窿越来越多，不管多破，补了多少个窟窿，妈妈始终留着那把蒲扇。

我们每年春节回老家的时候，妈妈会给我们准备大量的热水。为了省钱，她不用煤气烧，也不用热水壶烧，特意买了一个用柴烧的东西。柴火刚点着的时候，火弱，等稍微有点蔓延时，妈妈就蹲下来，用她那把打满补丁的蒲扇轻轻扇火。看似破旧的蒲扇，扇起来还是风力十足，柴火也就越烧越旺。水烧开后，妈妈佝偻着身子，把开水冲进一瓶瓶热水瓶，蹒跚着步履分发给我们。

晚年的妈妈就像一支将要熄灭的蜡烛，还发着微光，试图继续照亮我们的生活。

在妈妈的护佑下，我们的生活确实越来越旺了，可是妈妈的身体却越来越弱了。两年前，母亲节过后，在盛夏即将来临的那个悲伤的傍晚，妈妈离开了我们，丢下了她那把心爱的蒲扇。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蒲扇寄托我断魂。

清明，念外公

□孟远策

又是一年清明，同往年一样，思念外公。想起他，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一个很高兴的老头，头发已经斑白了，但看起来很精神，挺直腰板大步走着。不是坐在轮椅上目光呆滞的样子，也不是躺在病床上苍老的样子，而是精神矍铄，一点儿也不显老态的样子——我本以为自己会记得那些年岁更近的模样。

那个活在我记忆里的外公就是这样，很健康，头脑灵活，腿脚灵便，每天晚饭后下楼散步一个小时。见过他的人都夸，那样子，好像可以活到一百岁。那时候我也这样想。在孙辈里，我和外公是最亲的。他带我去菜市场买鸽子回来炖汤喝，一起玩弹弹球，给我硬币坐摇摇车。上幼儿园小班的时候，每次走到小区拐角处的花坛边，我就吵着要外公背我。他很高兴地把我背起来，从来不会拒绝。放学后，我们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，一起念《幼儿画报》。

那时候，我偶尔还会尿床，这让外婆很是生气，因为她又要洗一次床单了。外婆一向严厉，她以前是小学老师，小孩子做错事就要打屁股。幸亏还有外公护着我，带着我逃。他说，小孩子做的事总是对的。这话听起来不太讲理，但说起来可太威风了。有一段时间，外公是我心目中最厉害的人。

外公一直是这样，只要我想，他就会陪我一起玩，我上小学以后只有寒暑假去看他的那几年也一样。直到某一天，他开始分不清我和表妹的名字。他不相信自己连这都分不清楚，但他不得不相信，他生病了。

我记得他手术后坐在饭桌边的样子。我给他捶背捏肩，然后敲腿。他看上去精神不错。外公肯定能活到一百岁的，我想。

但几年后，他的脑瘤复发了。外公住进华东医院。那个暑假，我和往常一样到上海去。父亲和母亲住在医院附近的宾馆里，每天照顾他。我每隔几天自己乘地铁去那里一次。在一个昏暗的傍晚，我推着外公的轮椅在医院的院子里散步。外公穿着病号服，安静地坐着，眼神木木的，好像在凝望着我看不见的远方。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，它们总会落下来，轻轻飘落到地面上。

外公走在十二月里，凌晨4点，一个寒冷的新的太阳即将升起的时刻。那时我五年级。摇摇欲坠了很久的叶片终于落了下去，拨断了最后一根丝线。母亲和外婆为他守灵的那个夜晚，我和父亲住在附近的小旅店里。我趴在窗边，看见天幕上几粒闪烁着的星星。会有我的外公吗？我真想知道。

我们把外公的骨灰带回舟山，安葬在山坡上很高很高的地方。有很多事情，我后来才知道。外公以前在海运学院工作，他坐船到过好多地方。他写过渔业方面的书，厚厚的好多本，放在我家的书架上。他当过市人大代表，家里还藏着他用过的代表证和带回来的本子之类的纪念品……

当我像往常一样把最喜欢的零食留到最后再吃，当我把一些小物件收拾起来当做宝贝放好，母亲总会说，和外公的习惯一模一样。外公喜欢吃小核桃仁，每天只舍得吃几粒，一直吃到过期；他放在小铁盒里的小玩意儿，现在都在我的抽屉里。他做的河豚和海马标本挂在客厅里，随着微风转圈，永无止息。

窗外有风飘进来，悠悠地把我的思念穿起来。风啊，你要到天上去吗？请捎去我的思念，好吗？

